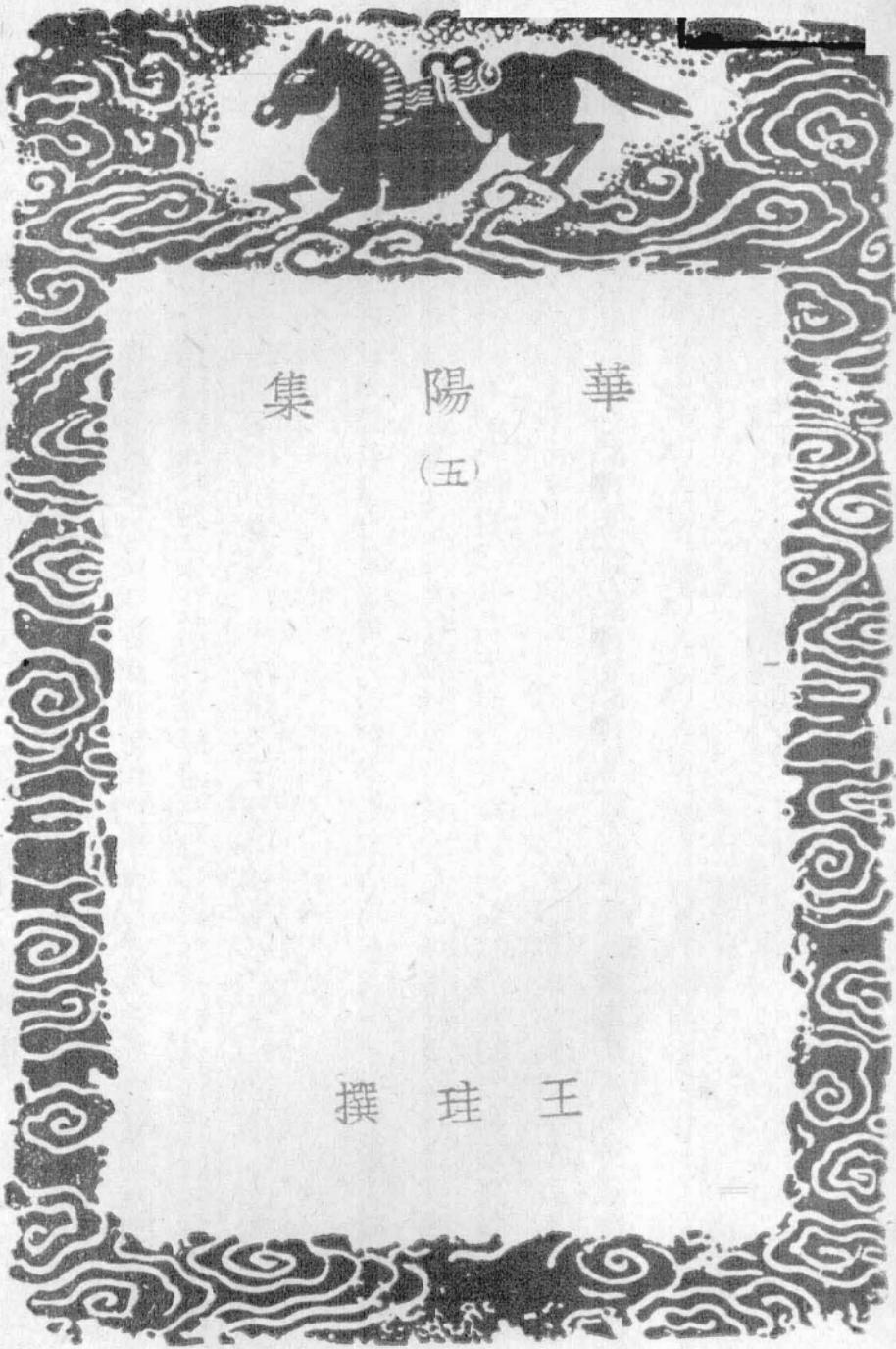


華
陽
集
五





華
陽
(五)

王 珪 撰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撰 者 王 珪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 海 河 南 路

印 刷 所 商 务 印 書 館

上 海 河 南 路

發 行 所 商 务 印 書 館

上 海 及 各 埠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華 阳 集 册 五

華陽集卷三十四

序

御製龍圖天章閣觀三聖御書詩序

臣讀詩至小雅之正見周之盛時樂賢人之在位而君道益自尊顯既飲食之又有笙簧鼓舞幣帛侑酬之禮恩勤返復以盡其歡心且君能下其臣則爲臣者未有不感發忠誠思以歸報乎上上下相交四海蒙澤以致太平使國家萬壽之福無期極其詩傳于後代猶歌而取法顧匪盛德之事歟嘉祐七年冬月有二月戊申皇帝乘暇日延羣臣觀三聖神翰于龍圖天章閣玩心文明藻思潛發遂賦觀書之詩又幸寶文閣親爲飛白書使左右縱觀若驚鸞翥鳳與夫煙雲布濩之象莫不回薄于筆下蓋天縱之能世莫得以曾闕也因以其書分賜從臣于是尙方給筆札臣琦等二十有八人咸賡宸唱以進既置酒羣玉殿上猶慊然有未盡意越壬子再召觀方國貢所瑞物其木石皆有文實天所以啓宋永命之符又陳先朝述作之文載披載繹以示祖宗稽古之學而百王之絕擬也已而復燕羣玉殿乃大合樂其初有詔曰幸天下久無事今日之樂期與卿等共之惟盡醉勿復辭遂出禁中肴醴芳花異香瑰奇未見之物觴每行必命爵者至於三四衣冠愉愉不知涵濡君德之醉也臣伏思陛下臨御四十有一年未始少近宮室苑

圍歌鐘狗馬之娛一朝游思清閒君臣相與終日飲酒而不失其正雖有周盛時之詩臣愚竊恐未能遠過也自昔帝王游觀之盛固有刻諸金石以傳于無窮矧茲希闊之遇哉臣預游禁林又塵太史氏之職恭承明詔敢拜稽首以揚鴻休臣謹序

明天歷序奉敕撰

歷數之起尙矣王者尊天養人制事施法一本諸歷今夫歷歲者月之積月者分之積又推餘分置閏月以定四時蓋堯之遺法也方堯使四岳歷象日月星辰而衆功咸熙後世豈其法盡廢然而禍災之淳臻將其數之戾耶夫數于天地之間終而復始用之而不窮非積學不能攷知其術而節序之所戾非數窮也歷之失也且物銖銖而較之至石未始不差況仰察天之三辰以候歲時寒暑之氣又推其薄食凌歷風雨雪霜之變其理至遠也久而不能無差其差則事易壞而不可久用也宋興百年歷四改矣曰建隆應天歷曰太平乾元歷在咸平曰儀天歷在天聖曰崇天歷鴻惟皇帝陛下承一祖三宗之烈欽受天命卽位之始欲宣攷天地四時之極以端大本爲萬世則據舊歷氣節加時後天半日五星之行差半次日食之候差十刻乃詔殿中丞權判司天監周琮司天冬官正王炳監丞王棟主簿周應祥周安世馬傑靈臺郎楊得言復作新歷凡三年始上其書既而司天中官正舒易簡與諸生石道李遘更陳其家學又詔翰林學士范鎮諸王府侍講孫思恭國子監直講劉攽攷定其是非上推尙書辰弗集於房而春秋之日

食參今歷之所候而易簡曆道等所學殊疎闊不可用獨新書爲最密夫聖人因天地之命以厚生故歷失必究其微將以奉順其氣使雨暘寒燠風之無不時則六極于是乎銷而百物于是乎蕃矣然則歷本之驗在于天其于生民之道顧不重歟且視四時者當察北斗視四正者當察大辰視一歲之事者不在此書乎凡新歷經三卷義曆二卷立成十五卷隨經備草五卷乙巳七曜細行一卷賜其歷名曰明天

送太子少保致仕李東之歸西京詩序

奉望旨撰

朝廷有爵祿車服之寵以待天下之賢豪而可貴可富之宜其趨者不得止也然而君子未嘗枉道以處焉故觀其有所擇則欲進之心廉思其有所厭則欲退之情厲矧年耆而德充邈然有遺軒冕而去者雖天子不能以少屈也龍圖閣直學士工部尚書兼侍讀李東之在先帝時數請老以去今天子卽位乃繼上書曰先臣迪相真宗仁宗勤勞王家年七十二而致仕臣無功名在朝而年已與先臣等陛下不使臣去是使臣重得苟祿之罪而以辱先臣上度其不可屈于是聽以太子少保致仕閣門無謝辭翊日特召對延和殿旣而賜坐所以嘉勞之甚厚其將行也又特賜錢于資善堂命講讀官臣王珪臣李受臣王獵臣孫思恭臣傅卞臣王廣淵修起居注臣滕甫楊繪預其會會上凡六遣使存問賜白金龍茶及給以優奉仍出禁中珍器勸飲者至于再三徐又詔曰先帝梓宮在殯不欲親爲詩敕臣等八人皆賦送行詩以進于是少保亦自進感遇詩一章維少保大臣子而歷事四朝清夷端慎不汨汨于榮利之事及

老而得謝也。神氣愈和。間嘗與臣相從笑言。臣疑其尙少也。其家居洛陽。有風亭水榭之樂。又子孫申申乘朱輪紆紫綬者。萃于一門。茲固積茂行而膺全福者已。臣嘗論爲臣之大節。莫如識進退之分。自前世蒙重位。飾虛名。及臨死而不知止者。靡不取危殆。如一有遺榮之舉。當時皆慕完操而誦清風。至後世而猶有聞。此豈夸者常多而達者常鮮歟。上旣賜以八臣所作詩。乃召臣珪爲之序。臣以爲少保之行。得天子之褒如此。其詩將詒諸後而不泯。治平四年五月十一日臣謹序。

送刑部侍郎致仕李受歸廬山詩序

奉聖旨撰

今夫仕宦而不得志。猶或不能謝事以去。況得位而志行。是亦去之之難也。朝廷養廉恥于士大夫。故于其去也。莫不致恩禮以表其所難。其能矯世所競而厲己之所難。幾希其人哉。臣伏思先帝在東宮。舊嘗延忠篤粹。夷嘉美之士。以輔于聖學。有若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給事中李受。實惟其人。先帝卽位之明年。輒上書言臣老矣。願無以裨聖化。願乞骸骨以歸。書至五六上。他日自厚陵泣還。乃復言曰。臣在先帝時。年已七十。不敢竊祿以自安也。數有請於朝。今又加以數年。臣之筋力不能甚矣。惟天子惻哀之。獨念先帝東宮舊臣無幾。而受之篤道潔身。亦閔勞以官職之事。于是聽以尚書刑部侍郎致仕。十月庚戌。召對延和殿。乙卯。詔侍讀臣珪、臣光、臣鎮、侍講臣公著、臣獵、臣思恭、臣卞。修起居注臣繪、飲餞資善堂。上數遣使頒予之良厚。旣又命卽席賦詩以送之。昔漢二疏一朝辭位而去。歸其鄉。道路觀者雖嘆息以爲賢。

然不見當時公卿祖送之詩前日李東之去自經筵臣等已嘗爲詩今復使賦送受之詩誠以事在人耳目久則泯至於所命之詩則將流于金石之傳愈新夫然顧上之所以褒待師儒之禮何如哉東之素家洛受近徙九江雖世族不同然其迹出于一時世之言二李者不亦遠過二疏之事乎受且行自陳感遇之意亦作詩二章用繫詩末云治平四年十月庚申日臣謹序

左街大相國寺釋迦佛靈牙序

西方有大聖人曰釋迦如來能以空覺諸著以真實覺諸妄以因劫覺諸死生而世無貴賤無智愚無苦樂咸嚮佛起恭求所以銷進罪福者惟恐後之其于導人之功固亦閑矣始佛發大慈悲徧觀三界六道諸山大海天地含生究竟寂滅而爲衆生說涅槃之法永斷諸有以是因緣我今安住常寂滅是爲大涅槃佛旣滅矣天人大衆咸欲佛牙舍利精進供養而不可盡得其後千餘年佛牙乃至東土者五今在京者三在東京者二在大相國寺法華院者其一也初唐高宗顯慶中道宣律師居長安西明寺忽一夕足趺庭下有異人者捧而登曰吾五方天使也以師有妙行與北方毘沙門多聞長子那吒偕來衛師道宣因問佛所宣言教那吒自言我嘗見佛當佛滅時帝釋下取佛牙有二捷疾蔽身于荼毘處亦得佛二牙今以一奉師況師持靜密戒卽心爲境乃是親見如來那吒去道宣寶之衆莫得聞後授其徒文綱葬長安崇聖寺塔下至代宗出之會昌中復還西明宣宗時有檀越張義均者別建塔於崇聖寺以安之凡

都人有祈嘉應屢見昭宗幸洛陽奉牙置天宮寺涉五代之亂亦晦其緣藝祖受命以道宣所傳得之天
神且疑非真佛牙遣使取自洛以烈火鍛之定果之色了然不動因而製願文太宗又驗以火爲製伽陀
文于是更大相國寺灌頂院爲法華院建重閣院中以奉佛牙兩街承詔以義學沙門智照大師慧溫者
主之真宗嘗供養於開寶寺靈感塔下乃瞻拜之暮神光交發亦作偈以嘆其事仁宗覺性自然大信三
寶始以梵儀寶華迎至禁中且發祖宗御封而灌以海上薔薇之水忽于甘露穴中得舍利一其五色照
人帝親貯之瑠璃缽中乃復製願文旣又作贊逾月始還寺以七寶莊嚴金蓋三重藉以上妙白氈覆以
瑤珞龍鳳之衣慶歷中會久不雨帝又奉而禱之須臾雨降復作金殿四門以象天宮于是時萬衆莫不
作禮而觀焉夫以金剛不壞之身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雖示寂于一時然其真化之性隨機應現徧虛
空界而不可思議故知生非爲生住非爲住滅非爲滅也今微塵中不知佛說解脫之因而淪于苦際可
勝言哉若乃觀佛牙之存庶以邪見斷而善根起也有茲芻若神智初昭應者一日歛械而言曰我佛如
是殊勝而自昔文學之士乃無述焉愚以謂五牙之來而道宣之所寶者尤異伏思一祖三宗所以崇信
之甚篤因刻文以示諸無窮之傳治平二年二月乙巳臣謹序

啓

謝直集賢院啓

伏奉宸恩授前件官職者給尙書之筆誤被于試言趨承明之廬驟容于番直冒寵優甚拊躬恧然竊以建儒林之官開祕書之府固嘗會聚寂寥不昭之典延致魁梧卓犖非常之倫以辯論古今義理之原而啓發國家文章之事深維在昔常意斯文而自歷周之衰孤秦爲之焚棄涉唐復起五代仍于亂離蓋事物寢微不可終敝聖賢更作于時一新惟太宗解苛燒之餘履文明之治乃憲東壁圖書盡藏其中乃徹西昆英豪悉叢于上教化淵源之所出禮樂揖讓之所司天章發于無垠王業爛于所覩負攬高誼作休盛期肆于貞庭沛舉能事上方嚮意文學稽古典章惟是天祿石渠侍從之臣皇墳帝典大常之道退則紬繹勞於諮詢故儒術之益崇而上眷之曲厚雖未嘗親刀筆之務貫金革之行而進用常出于士先功名亦絕於武右匪資俊異曷稱寵求如珪者稟生孤蒙涉道淺鮮少無馳騁辭章之氣以動于俊游長無耿介節義之雄以追乎時好徒以槩攬方策粗知治道之原嗣守鑑鍼不忘父兄之作逢辰熙盛樂道粹純偶濫菑川之推幾冠平津之等一會都于淮海半符留于京師無職事之遑居有謗讟之交中斥屏星之舊幾去避於使威矜佩刀之奇或枉嘉其公器因勞而厭俗未老而驚衰比鴈門之終更裁茂陵之自脫屬風露之疾寢留于江湖而且暮之心常馳于省闈連蹇自信罷鶩不支間外邸之來趨久高門之未省奏公車之牘分從報罷之歸賦平樂之題私有類倡之悔敢謂宗公過採主澤誤沾待以異倫擢之踰等易草莽之疎賤親日月之光華入預禁嚴盡窺祕奧躋道山之藏雖懷陟岵之傷獻儒館之歌又繼吹

墳之樂而況儲宮德義之博蓋重于老成虎觀經術之疑實該于學問乃容曲士以副兼材將何以剖判乎藝文磨礪乎事業進肩國器取重時名望出意涯榮兼幸會茲蓋伏遇某官躬致主之策勤好賢之心惟方重以鎮天下之浮惟謙裕以導天下之壅引國大體爲時至公故洪鈞一陶物不偏茂廣廈叢倚材無少遺施及無庸玷于茲舉方當陶風化之厚蹈名教之歸矯其所未中策其所未至敢以異辯而惰先訓媿安而尸厥官堅伯魚之心一期聖主之遇顧豫子之報敢忘國士之知區區之愚力底于是

謝進士及第啓

三月二十二日皇帝御崇政殿放榜伏蒙聖恩賜進士及第仍當日釋褐者廷對在前唱名居右顧己才之甚淺拜君命之誠優望有所踰媿無以避竊以君道有紀則英賢遂游天時不綱則文雅有闕故漢繼三代儒盛而益衰秦墜六經士賤而若棄視古風迹沿世汚隆亦有雖懷材而不得時旣逢辰而不見用邈然相失寂爾無聞此名士所以勉力而趨英主所以虛心而待要適其會以成厥功茲事良難須聖而作我真人之守命王中天而立基永爲典章一正統類民氣清淨以召太和之風帝業焜煌以享無窮之美然而王室居四海之大宸居攬萬幾之煩謀慮旣深權綱至重貴待衆哲以昌永圖乃下歲舉之音益有才升之望首自中府施及外方凡泊爲儒靡不欣命至于祐社稷而樹大業守封疆而發遠謀繫民之安危與國之休戚皆選此路實重于時宜得異倫以稱上意伏念珪肖貌非粹業文至疎問非一師雖及

夏侯之學身兼數器終匪薛宣之能無結駟之華難歷干而取貴有西郊之樂幾屏居而言歸徒以家緣清芬幼服明訓俎豆之事況魯人之嘗聞聖哲之書亦漢士之所好未嘗忘儒素之緒豈敢忽歲時之陰以至天下精祲之交國家表裏之體間以持論居嘗用心閭巷棲遲而自如風雨勤勞而不顧日以益勵期于有成矧睿神之獨臨方俊豪之交會四門皆闢有紹舜廷之風六科並張不減唐家之訓乃述前代斯爲盛時此而不圖後將何振始由舊里濫居人之首推旋登太常藉羣英而並進法座嚴密中庭肅清謂天威以德聖人所以專奉謂德主于順王者所以圖興詔爲目題聳于衆聽屬在甚愚之識曷究大義之歸愧俛僅成恆恠俟退豈圖程覆之至復玷采收之明倡士譽之上游並天倫之榮綴竊時嘉寵副上勤求自惟菲才不勝厚幸此蓋伏遇某官厚兼容之度躬與進之風多銓品于人倫喜獎訓于士類致此甄擢亦被庸虛敢不飭已之勤奉公以潔無百謫之愧以敗于官塗有一心之勤少裨于王事上答生成之賜次酬教育之恩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知制誥啓

伏奉宸恩授前件官充職者載右史之筆初冒于清光典四禁之文遽更于近職寵非材稱幸出意涯竊思帝廟堂之尊富家國之盛而能鼓舞天下之動神明天下之幾非典謨文章號令風采恐未易講寥廓之治追醞釀之風蓋在古二帝之遺書而大訓之所基本在天太微之西掖而元命之所淵微有如起兩

都之隆致開元之懋其間詔書之始下政事之所施固多高文大冊之傳嘉謀讜議之益使王言溫潤而
主澤汪洋當時得人後世載美有赫昌會於皇彌文上有帷幄宗工鉅臣以經綸風化之源下有蘭臺鴻
濡碩學以闡勦精祿之際況名命之所出而禁嚴之所司匪肩異倫實點華序如珪者姿稟沈霧器能榜
疎學承之迂闊于古今治亂之適識滯于用貌無賢知馳騁之奇偶濫偕於計吏幾躡先於詞級往裨劇
治趨駕屏星之車還預雋遊誤對高門之地未及承明之饗已櫻司會之繁一涉丹墀得識天下之能事
更持紫橐媿無史臣之多聞敢意瞻獎之靡遺乃擢瑣涼于非次給北宮之札才奉試言之榮答淮南之
章俄參視草之寵重念出書林之直有先人手澤之存卽綸闈之趨仍伯氏詔文之舊豈容單陋寢竊高
華茲蓋伏會某官以材猷粹純肇文雅之望以風誼高博主名教之歸啓迪當世之事功樂育四海之
豪畯如大庭之旅萬玉不以碩碔而卽捐如匠石之區衆材不以楩楠而後巧致繆茲舉以矜無庸敢不
佩飭訓辭參祈體論矯其一切之習策所未至之難慎漢制之頑期盡追于三代揚堯言之善使益誦于
四方或犬馬未衰冀涓塵有補庶切君恩之報敢忘己日之私愚心區區未識所措

華陽集卷三十五

神道碑

國子博士追封成國程公坦神道碑

國子博士致仕程公之旣葬也。其子宣徽南院使、安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判延州、戡使人以告予曰。我先君不幸材居于位而墓碑之未立。後世將泯而無聞。朝夕以是爲懼。而不敢寧。敢請以銘。予得其世序之所以來。又述其所濇者厚而不克大發于時。偉夫程氏之有後也。爲之銘。惟程氏自重黎以來。世其職不墜。涉三代至于秦漢之間。蓋不絕聞。公之先出廣平。近世始徙許州之陽翟。遂爲陽翟人。曾祖邃。避世不仕。祖守瓊。仕周爲臨濮縣令。贈太師中書令。父思義。少通經術。而藩鎮屢辟不至。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母劉氏。追封魏國太夫人。公諱坦。字坦然。治春秋三家學。淳化三年。賜本科及第。補郢州司戶參軍。再調河中府河西縣尉。歷遂州長江、泰州興化二縣令。杭州錄司參軍。舒州團練判官。又爲泉州觀察推官。應天府留守推官。故相張文節公知留守事。被召還朝。薦公爲大理寺丞。知河南府福昌縣。徙益州廣都。又知齊州禹城。未幾。請監許州長葛縣酒稅。再遷殿中丞。遂請老于陽翟。明年會天子。覃恩遷國子博士。景祐二年十一月辛卯。以疾卒于家。享年七十七。南院太傅實公之仲子也。時守秭歸郡。始聞公疾。卽

懲斬解郡及承訃道中乃茹哀徒跣而歸後三年公夫人王氏亦卒公世葬陽翟縣之麥秀鄉其將葬公也卜其大墓之左不吉卜其兆域之南則惟食遂以康定元年正月甲申葬公于後卜之原以夫人祔焉公初爲掾郢州會民有執盜者三人法當死州趣獄上公疑其自誣輒留更訊之果得眞盜者自是雖他郡有疑獄監司屢屬公處之多所平審在河西朝廷治兵靈武而文移急于星火又賊騎數出內侵公領數縣芻糧從間道往餽塞下皆先期以辦在興化招流庸自占者數千家在福昌屬京師冬無冰詔伐冰嵩山下時近春氣悞冰不就縣人憂其責公往禱龍潭之涯而一夕冰合視之皆隱伏奇譎而不可狀衆以謂公精誠之致焉在禹城又招流庸數千家括隱田萬五千畝公自國子博士累贈吏部侍郎其爲人衎衎然不妄笑言居官不苟求名譽而多陰施在人雖連蹇四十餘年未始有過謫夫爲善者苟不耀自躬則遺諸後世蕃昌烏奕而不可止惟公之仲子天禧中禮部第進士爲天下第一遂登甲科歷臺諫爲侍從之臣其典重藩尤有聲其爲參知政事乃贈公太子少師爲樞密副使又贈太子太師爲宣徽南院使又贈太師中書令爲安武軍節度使又贈兼尚書令遂有封成國且程氏之分雖盛于廣平中山而世不常顯今公子與故相國中山程文簡公前後提旄鉞俱鎮延州其勳名昭聞俱爲國偉臣自國朝以來顯有二程嗚呼公可謂有子矣公夫人王氏封越國太夫人子男五人長曰減試將作監主簿次卽戡也次曰肇綿州鹽泉縣尉次曰戴河南府永寧縣主簿次曰義鄭州觀察度支使女五人長適進士孫起

次適尙書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孫甫。次適太常博士袁穆。次適尙書駕部郎中張峋。次適國子博士崔公孺。孫男十三人。曰莊。尙書虞部員外郎。曰蘊。蚤卒。曰英。蔡州司戶參軍。曰荀。虞部員外郎。曰安國。蚤卒。曰萬。大理丞。曰蕡。曰倩。皆將作監主簿。餘幼。曾孫男七人。銘曰。
士修于家。不苟以進。公進自初。弗矯弗競。亦既有年。豈不欲施。雖屈于用。其終無墮。公濬弗章。時則有後。允顯其人在帝左右。曷以贈公。大啓其封。尙書中書一品一崇。始艱終榮。是謂受祉。公雖云亡。其聞不已。葬也。誰卜不遠先塋。更千萬年。毋毀我銘。

夏文莊公竦神道碑

皇祐三年秋武寧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判河陽鄭國公以疾請歸于京師天子飭太醫馳視又以肩輿往迓之而公疾寢劇矣既就第未幾以薨聞乘輿臨其喪視公形容槁瘁嗟悼者久之贈太師中書令謚曰文莊輟視朝二日五年七月辛酉葬公于許州陽翟縣三封鄉洪長之原既葬詔史臣珪論次公之世系與夫行事以刻其墓碑臣珪嘗讀黃帝以來姓氏之書蓋夏出姒氏其後世乃弗顯至漢大司徒勤始顯于永初之間由漢涉唐至于五代益復不顯公諱竦字子喬姓夏氏其先九江人曾祖昱避世不仕祖免獻書僞唐爲晉陵尉仕不得志退居于家考承皓太平興國初上平晉策太宗召見壯其說補右侍禁隸大名節下一日寇騎突境上夜從間道發兵還與寇遇力戰以沒贈崇儀使自公之顯曾祖而下

皆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封晉、齊、魏、三國公。曾祖妣陳氏、封周國太夫人。祖妣黃氏、燕國太夫人。妣盛氏、越國太夫人。初魏公死事，朝廷錄孤以公爲潤州丹陽縣主簿。景德四年登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擢光祿寺丞，通判台州。遷著作佐郎，召還，遷祕書丞，直集賢院，同編修國史，判三司都磨勘司。遷右正言，車駕幸毫爲東京留守推官。仁宗封慶國公，初選文學之士以傳道經義，宰臣日屢以公言于真宗，遂命勸學資善堂。未幾，同修起居注，爲玉清昭應宮判官，兼領景靈宮會靈觀事。遷尚書禮部員外郎，知制誥。國史成，遷戶部員外郎。是時參知政事丁謂請大治城西礮場，釀金水作后土祠，以儻汾陰睢上。三司使林特欲于上林中爲複道，壞元武門以屬玉清。江淮發運使李溥又欲致海上鉅石于會靈池中，爲三神山。跨閣道以幾遇神仙之屬，方羣臣爭言符瑞，公獨抗疏謂其事闊遠，非所以承天意，遂皆寢。景靈宮成，遷禮部郎中。天禧初，坐閨門之故，左遷職方員外郎，知黃州。後二年復其禮部郎中，徙鄧州，又徙襄州。屬歲大饑，百姓流亡，盜賊相乘。公旣發公廩，又募富人出粟十餘萬斛以賑救之，其全活者四十六萬餘口。巡撫使姜遵上其事，賜書褒諭。後民思其惠，以其所賜詔書作金石刻焉。仁宗卽位，遷戶部郎中，又徙壽、安、洪三州。洪之風俗，右鬼尚巫，所居設壇場，陳旗幟，依神以卜禍福，病者輒屏去。親愛死于飢渴，則規罔寡孤，惟其意所出。公索其部中，凡得千九百餘家，妖符怪籙，神衣鬼帽，鐘角刀笏之類以萬計，悉令燔毀之。乃言漢晉張角孫恩之亂，不可不察。朝廷爲下詔更立重法。自江浙以南，悉禁絕之。天聖三年，丁越國太